

1933 老场坊：我们将怎么评价创意园区

文 | 王唯铭



沿着特别光滑的水泥走道拾级而下，当我来到这个空间的底层，别有一番感受：宽大的水泥柱、水泥墙以三百六十度的形式呈现在我的面前，柱子、墙面有着一种出奇光滑的质感；而柱子、墙面间又敞开着一个个门洞，门洞幽暗……我抬头眺望头顶上方，无数天光正从高高的顶棚倾泄而下，使这个有着强烈的明暗对比的空间，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息。

这里便是“老场坊”，也可以叫作“1933 老场坊”。

倘若我们共同退回 77 年，回到上世纪那个繁华如梦的 1930 年代，我们便会知道，正是在 1933 年，这个上海近代史中的黄金期，由工部局出资，在这里造就了上海滩最为著名的屠宰场。又因了英国设计师巴尔弗斯的设计，这个建筑便有了外方内圆的体形，而高低错落的结构、盘旋曲折的廊道，使每个身临其境的男女即使在 77 年之后，都会有一份无法言说的诡异和神秘的感觉。

倘若我们拥有更多一点的想像力，那么，我们完全可以如此设想：遥远的 1933 年，在今天的虹口沙泾路 10 号，牛群正脚步迟缓地走向屠宰场，在惨白的天光下，它们的脸色因了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显得如此肃穆、如此阴沉。

我记得，那天我有些惶恐不安地走入了黑暗的门洞，黑暗中，我驻足谛听，



努力地作着新的尝试，视图进入历史的深处，进入我们城市曾经动人心弦的记忆深处。

我听到什么了？又感觉到什么了？

我必须向可敬的读者叙述我的感觉：我听到了空气中传来的喧哗之声，它们由远而近、绵绵不绝。我知道，这些喧嚣分明来自这个空间中的许多时尚小空间，其中之一便是“绝色”摄影工作室。没错，那天我陪同小枫来到这里，她渴望在这个上海滩的时尚之地，为她作为一位城市成功者的身体姿态作一次影像固定，也为她的万种风情作一次光影描述。

正是小枫让我明白并理解了这么一个事实：曾经的亡灵之地，当年大批牛羊纷纷倒下并血溅五步的屠宰场，而今已成了上海滩最具特色的时尚之处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必须向读者说明另一个事实：上海，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创意产业园区最多的城市之一。具体说来，我们的城市已拥有 80 家市级挂牌创意产业园区，还有 200 多家尚未挂牌的创意园区，2009 年，上海的创意产业总产值已达 3900.57 亿元，占全市 GDP 的 7.7%。

这篇文字不是有关创意园区的业态报告，《上海律动》也不是某一行业的前景写照，我想说的其实另有用意。

我们的城市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相交时期，所发生、所进行的大变迁可以冠

以“匪夷所思”这种重量级形容词，创意园区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生动的例证之一。

倘若我没有记错，变迁开始于上世紀末，其中之一便是那条短短的泰康路。在今日已经遐迩闻名的“田子坊”中，天才的陈逸飞占据了城市最初出现的创意园区的一角，在他的边上，便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城市最具特色的摄影家、旅行家、生活美学的创导者和实践者尔冬强先生，他的工作室也在 10 多年前向我们阐释着创意园区的最初概念。随后，城市有了 M50，有了八号桥，有了上海城市艺术雕塑中心，有了数不胜数、林林总总的创意园区。所以，可以将“1933 老场坊”看成是城市这股变迁大潮中的一朵浪花，是城市创意园区发展链中的一环。

然而，作为一个对城市生活始终不曾疲倦的观察者，我个人对“1933 老场坊”被改造成而今这样一个时尚之地，却很不以为然。

我的意思是，曾经的屠宰场，曾经的亡灵之地，曾经空气中充满了惨烈悲鸣与血腥气息的这个空间，当它在 77 年之后被时尚“轻薄”地重新标识，我感觉到历史并没有被真正地传承，还感觉到 77 年前建造的这个空间，在今天，充满了某种意义的突兀和矛盾，也充满了某种意义的冲突和扭曲。

我曾经的徒弟，今日上海《金报》执行总编张毅先生也持有同样的观点。他认为，上海的创意园区着实太多了，而其实上海并没有那么多的创意工作者。他指出，“1933 老场坊”成为如今这般的时尚空间，有着认识中的不少乖张和实践中的不少谬误。

当然，也有人非常赞同着这样的改变、重造和新生。我的朋友，以色列国防军后备役少尉陈建平先生斩钉截铁地认为：这一切很好，非常非常好。

在一种最为宽容的思想里，我们城市的一切大变迁或所有小变化，都有着它必然的理由，观察者首先要做的是呈现而不是评判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下一个十年我们将怎么评价创意园区？将怎么评价——曾经的“上海屠宰场”，而今的“1933 老场坊”？

沪港经济

作者：著名作家，《青年报》资深编辑
